



15岁，“正常”的少女，都和同学一同上学、一同逛街、一同参加学校课外活动或一同去旅行。然而，余佳欣却因为无法预料的脑癌，使得她觉得自己单纯的少年时期遗失了……

余佳欣

柔佛東甲

勇敢的癌鬥士

2001年，她头晕，发烧一直不退。看了普通的门诊医生，药吃了将近一个月都没有好转。后来，她到专科做体检，经过激光扫描，发现后脑长了一颗肿瘤。

当时才15岁的她完全不知道癌症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后脑长肿瘤是什么一回事，所以，家人从她动手术到放射治疗和化疗的过程，都为她安排好。在那长达两年的治疗过程，她说，真的好辛苦。

佳欣的身体从小就很纤瘦，她有雪白的肌肤，还有略带忧郁的脸孔。那淡淡的忧郁，却为她一张秀丽的脸庞增加沧桑感。

放射治疗使到她身体的新陈代谢不好，导致月经没来。也因为头部接受放疗，因而导致头发脱落，而头发长出来的数量，却取决于病人接受的放射剂量和采用的放疗形式。

“我的头发长得很慢，很慢，很多年了，都没有长出来。”她微微掀起发尾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假发的发边，然后，才发觉原来那头黝黑却有欠柔软的头发的，原来是人造发。

她说话的声音都很微弱，不时要把耳朵凑近，她缓缓地说：“我一直都戴着假发。我无法像平常人一样，可以和朋友去旅行，除了体力不能支撑以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的头发。”

彷徨 无法预测 未来

头发一直长不出来，是佳欣难以释怀事情之一。因为年轻，而且还是女生，她觉得头发对她来说很重要。她时常感觉到自己的头壳空空，没有头发的感觉，很奇怪。她不能承受外人对她的目光，所以，她不敢出门。即使戴上假发，她都觉得浑身不自在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年轻，因为不认识癌症，所以心无畏惧。她说，“渐渐地，一年比一年多一岁，我开始懂得害怕，我怕复发的時候不懂怎么办？”

医生告诉佳欣，她的癌细胞已在控制中。可是，这话对她来说并非强心剂，因为“控制中”，并不代表百分百的康复。她担心癌细胞不懂什么时候再复发，她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。那无法预测的未来，让她觉得彷徨。

她也开始会埋怨。她埋怨为什么是自己？为什么有这种病？癌症，不是发生在老人家身上的吗？年轻人不应该都是健健康康的吗？她觉得自己不幸。

正因为东甲是个小地方，她是脑癌患者的事，在那小地方传了开来。

自患上脑癌后，她就没再上学。这两三年来，同龄的朋友都已经念完高二，和她保持联系的朋友不多，朋友之间逐渐少来往，友情开始变淡。

她曾想过要继续念书，或进修英文，但东甲是个小地方，没有学院。要念书的话，只好到新山或马六甲去。由于两地与东甲有段距离，她不能每天往返，两地也没有亲人照应，再加上父母担心她一人在外生活，无法好好照顾自己的饮食和健康，所以，她似乎无法离开东甲，独立生活。渐渐地，她放弃了念书的念头，而念书，也成为了她的遗憾之一。

脑癌 追求一切的绊脚石

她也希望自己像其他的少女一样，能够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孩子，但，她说，“我觉得自己不是正常人。”她说这话，让人觉得心酸。

脑癌，仿佛成为她追求一切的绊脚石。

即使“生病”带给她的心理负担是那样的沉重，但是，在东甲那小地方，她只能靠家人、朋友和亲戚来开导自己。

她阅读有关健康的书籍，她明白到健康对她很重要。7年后的今天，她必须学会照顾自己。因为唯有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起来，做起任何事情才方便。

3年前，她加入郭林气功。她从“癌老”和气功老师身上学习放松自己，他们劝她、鼓励她，也与她分享保健法。佳欣慢慢走出来，但却未能完全释怀。毕竟，心灵上的恢复，需要更长的时间。

无论是15岁，还是21岁，佳欣毕竟还年轻。生命突如其来的重担，让她吃不消。怎么才能放下？怎样才能完全释怀？需要很长，很长的时间来学习。

生命的长度虽然不由得自主，但生命的宽度，却能够被掌控。虽然如今不能像花蝴蝶般自在飞舞，但，至少，佳欣是有勇气与脑癌共生存的。即使蝴蝶折翼，也要像折翼天使般，让生命自由。